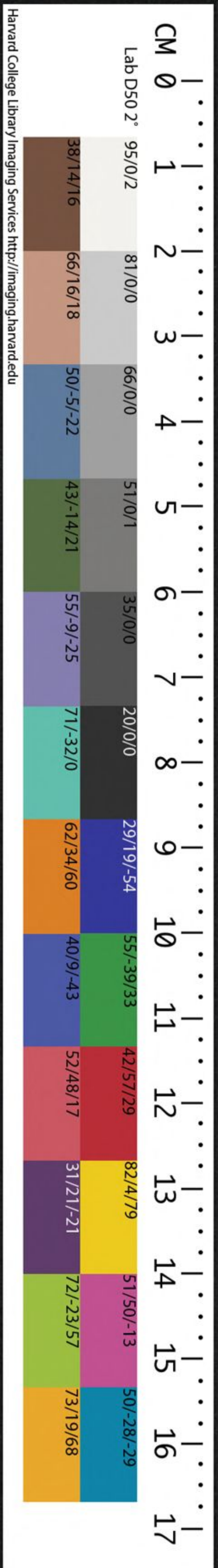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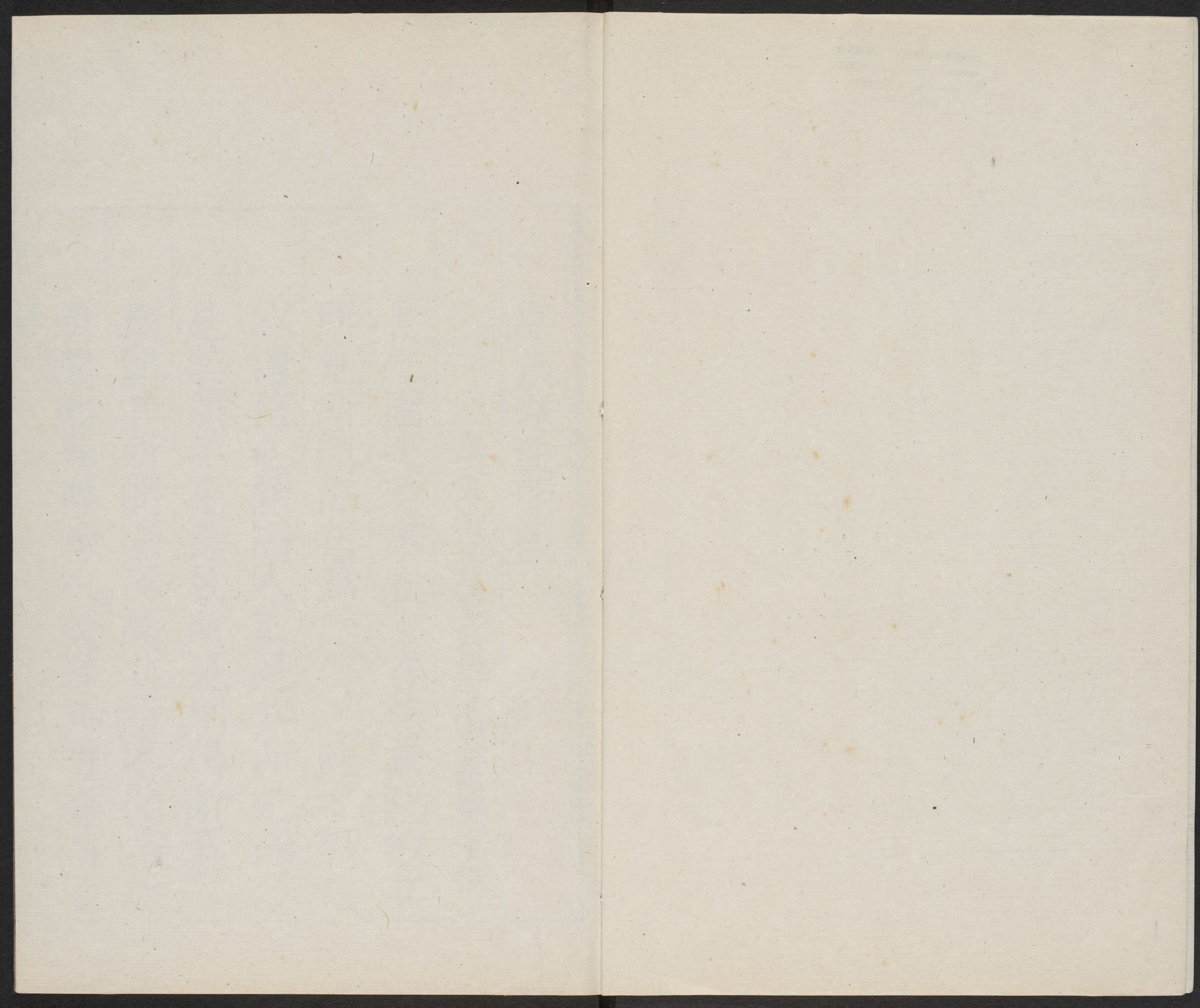


T 2732.7/1151

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5 1941



序震澤紀聞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前進士新建魏良貴撰

古之國史隨事直書善惡無隱惟其所見所聞而信焉則傳之此之謂信以傳信也然而人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是故所見則異辭焉人或聞其所聞而不聞其所不聞是故所聞則異辭焉人或傳其所傳而不

傳其所不傳是故所傳則異辭焉故
曰見也者有不見也聞也者有不聞
也傳也者有不傳也將欲稽合異同
考正得失以成一代之信史夫非學
有餘文而才兼多識者其能與於此
若太傅王文恪公其近之矣公起家
編修仕至大學士專領史職者四十
餘年率善道而能守官嘗預修

憲孝二廟實錄書法精覈時稱良史此編
者乃其監修之暇述所見聞以備筆
削蓋自洪永迄於弘德凡忠賢之遺
行奸佞之隱情靡不畢載而

列聖聖政之大者亦多附見其文直其事
核而是非不繆於古人其於正史不
爲無補昔宋徐勣氏重修熙寧正史
上言宜取時宰所錄以叅較得失乃

就韓范諸家取之文恪公今之韓范也後將有叅較。又而欲稽舊聞者舍是編其奚適矣公自弱冠以才行顯名當世立朝清直有大臣節事見陽明王公所爲傳中

孝廟時二張乘寵預事慕公盛名希附戚屬且欲引置要地公絕不與通張深銜之至欲中以奇禍賴

孝皇仁聖乃免公之大節此其彰彰最著者而世之知其深者或鮮矣予因讀公紀聞而有感焉因附著其事以終後編之義且俾後之修史者於稽其類云

嘉靖三十年二月初吉

震澤紀聞卷上

王鏊 濟之

宋濂

宋學士濂以文學受知 高皇帝最承寵眷後以老
 致仕遇萬壽節則至京賀 上與之宴恩數尤洽一
 日與登文樓樓峻涉級躋焉 上曰先生老矣明年
 可無復來濂稽首謝明年萬壽節前數日 上曰宋
 先生其來乎盖忘前語也 不至曰其阻風乎使
 使視之江不至曰其有疾乎使視之家濂方與鄉
 人會飲賦詩 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已而入宮

使之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蔬食以資
罪死

上食 孝慈命左右具蔬膳於側 上問

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為蔬食 資冥福 上

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 死會前使阻風錢塘

得少延後使至則已反接至市矣急宣詔得免久之

孫慎獲罪復執濂至京將殺之 后復力救曰田舍

翁延師尚全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

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謫茂州行次夔府卒或云濂

懋其寺有老衲濂與之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為自以無愧何至是乎僧良父曰先生於勝國嘗受官耶曰編修默然濂是夜自經死此說未識然否漫識之

詹徽

徽湖廣人父同仕偽漢守南昌因家焉 高皇時為

左都御史性忤忍賊深掌奉命與 懿文太子同錄

囚 太子屢欲有所縱舍徽爭之不從間以言于

上 上曰彼所執是也 太子因言治天下當以仁

厚 上怒作色曰埃汝有天下為之 太子惶懼自

投金水河中左右救之得免 上聞令驗諸救者凡

解衣而後入水者皆死 太子從是得疾語 皇孫

曰我之死徽為之也無忘 言他日徽坐藍黨事將

收之 皇孫與錄囚問徽 當加何刑對曰斷其

手足乃叱徽曰汝罪當死速即此刑遂伏誅徽洪武初袁柳

忘我儂言
死囚

莊相之曰公五岳敦厚眉目插髻口如四字面肉橫生凜然威赫且天庭司空紅黃氣二道衝入髮際四十九日當有二美除不脫風官二品果拜都御史後二日制陞都察院秩二年之內兼掌吏部後忽目光射人坐黨誅

王朴

王權者陝右人更名朴 高皇時為御史性戇數與上爭是非 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有旨釋之還見 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為御史寧可戮辱至此且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 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五聽之某月日 皇帝殺無罪御史王

朴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 上惻然問朴死何言以詩聞 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邪行刑者數人俱坐死盖 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王行

行字止仲吳人少有異質家貧無書以學閭門大姓徐生藥者家多書乃傭于其家主藥肆每出藥裹書其上殆徧主人問誰書也 承肆中博士元時俗所稱召

問曰若欲讀書乎以數表抄之數日問之響應無窮者主人歎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能讀而無書乎乃

曰藥
投之

是山又字
初或心附

留之姿其披覽三年不下樓主人命家厚給之一日
辭去曰書讀已徧矣自是以學鳴于吳洪武末行
且老矣欲之金陵所親或情叵測止之行曰虎
穴中可以遊戲遂往主于武臣藍玉家為其教授又
之玉免上上怪其識進曰豈遇異人乎玉謝言臣
家塾師朝夕共談耳因召見之語不合後玉以謀反
誅事連行坐死

建文

太宗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
自火逃出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莫察其實

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為名實為建文也終
莫知所之正統間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
呵之不退問之則獻詩云云乃建文也御史奏之朝
詔廷臣會問亦不察虛實後卒于禁中詩曰流落江
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聲愁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姚廣孝

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其先世善醫廣孝幼名天禧嘗
白其父曰兒不樂為醫願讀書出仕不則從佛為方

世業醫

善書
信以病

外之游元至正間為僧于里之妙智菴名道衍嘗從
高啓諸人游徧遊湖海工詩善書博綜內外典兼通
術數洪武四年詔取高僧 允免八年詔通儒學僧
出仕禮部試中賜僧服還山十五年 孝慈皇后崩
諸王各奏乞召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宗泐舉道
衍等三人 太祖親選衍住持北平之慶壽寺事

太宗於燕邸者二十餘年深見親信與密謀以靖難
功拜太子少師御筆更令名終不肯蓄髮嘗賜二宮
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大
鷄每鷄一號即起朗然誦經嘗以賑飢還吳有王賓

者高士也廣孝與有舊詣之閉門不納三往乃得見
無他言第云和尚錯了也廣孝嘗過閭門見酒家懸
幟字甚工問誰書者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
貴能為吾子乎家有何人對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
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謂之曰惜也年
不甚小官可五品耳歸以見于 上曰此行得一子

上為賜名曰繼使侍 太子讀書於文華殿後廣
孝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 城門不入命其下為
幄曰 上將來視已而 至撫勞備至賜金唾
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

得疾抵
駕果

旨下秋
疾尋

但洽南洲好僧在獄久願改之立詔出洽洽者亦吳
之名僧也嘗為左善世忤_旨獄是日出拜牀下髮
已覆額矣數日駕再至問_旨卒追封榮國公謚恭
靖後配享 太宗廟庭初廣孝之卒也繼訃於 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 上大怒
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家事乃逐繼使使至相
城召其弟姪入京賜第以居金帛充溢然兩人皆農
夫愚騃特甚 上嘗憶廣孝言為僧者宜與家絕且
邏者於其第中徃徃得廣孝遺筆亦云乃復還兩人
于家繼於 仁宗時召為尚寶少卿卒年四十二

恩張

隆平侯張信初為北平都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
而忌燕尤甚密敕信使圖之信受命日以為憂而不
敢言其母疑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百萬安能無
憂母曰吾觀汝之憂非此之謂也其以語我信乃屏
左右言曰今有密旨云云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
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獨不聞爾父之言
乎蓋其父嘗言王氣在燕 也信聞之益憂不知所
出未幾復有敕趣之信艱_難曰何太甚乎乃啓見
王三徃不可於是乘婦人輿徑詣王府王見其挺身

燕
行

以告
誠語

來造知無他也乃入之信
林下王偽風疾不能
言信曰殿下無然有事當
臣王曰我誠有疾何
詐也信曰殿下猶不以誠
臣今朝廷敕信擒王王
果無意乎當就執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不
覺下拜曰吾一家之命在子矣呼為恩張乃召姚廣
孝等共謀語次簷飄瓦墜地碎王惡之色殊不懌廣
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何祥為廣孝曰天欲易
黃瓦耳是日謀乃定

景清

清陝西真寧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二人累官副都御

史文皇渡江駐金川門百官出迎皆拜伏清獨植立
罵不已 上責之曰勿謂吾為天子即為親王若敢
爾其罪云何清應曰若今日尚得為親王耶乃命左
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直
沁 上衣遂醢之夷其九族父之 上晝寢夢清入
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至
數百千人謂之瓜蔓抄其村至今為墟焉

鐵布政女詩

鐵鉉色目人也建文時為山東布政使 文皇師至
城下攻之百方鉉隨機設變終不能克以礮石繫其

山東

老矣
至終不屈

城將破鉉書 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師不敢擊父
之不下姚廣孝獻計曰師老定不如舍之而去 文
皇從之既即位以計擒不 仁宗即位救出之
坊爲娼鉉有二女皆誓不受辱 仁宗即位救出之
皆嫁朝士二女爲詩自述長女詩曰教坊脂粉洗鉛
華一片閑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
無家雲鬢半縮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
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
荒此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王筋辭官舍步蹴金蓮入
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
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

平保兒

平保兒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小河
保兒槍幾及 上馬忽蹶乃免 文皇既正位問小
河之戰窘我者誰或曰保兒也召至問曰彼時汝得
朕將何爲保兒曰殺之耳 上命引出斬之既而曰
忠臣也赦之以爲北平都司他日 上至北平見保
兒曰汝猶在乎保兒懼乃

王彰

彰河南鄭州人爲右都御

永樂中有告周王將

及繼

非汝所知

臣之想

為不軌者 上欲及其未 之以問彰彰曰事未
有跡討之無名 上曰非汝 知也兵貴神速彼出
城則不可為矣彰曰以臣 志可不煩兵而定臣請
任之用幾何人曰得御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必賜
敕以臣巡撫其地遂命學士草敕即日遂行兼程而
至黎明直造王府王驚愕不知所為延之別室問所
以來曰有告王謀反者臣是以來王驚跪彰曰朝廷
已命丘太師將兵十萬且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
相語今將若何王舉家聚哭彰曰哭亦何益盍求所
以釋 上疑者王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彰曰能

以三護衛為獻無事矣王曰謹如命乃馳驛以聞
上喜彰隨出令曰護衛軍三日不徙者斬不日而散
遂以無事又令其下為微行以調事官吏有貪酷者
坐死人情震聳間歸省其母母為具以本州知州為
託彰曰公法不可私也俄有丐者至母以餽與之明
日至府御史以餽獻彰即丐者也彰嘉之曰吾事亦
相調為法官當如此矣其母自彰去遂卧不言亦不
復食彰馳往跪問母終不 彰曰得非以知州之故
乎當聞於 上為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知州者得
免

石谷新

其母

李幹

勝國以了

丁某

幹字貞臣睢州人嘗仕勝國為事 太祖為吏部郎

中謫戍寧夏 太宗時有 示者官翰林 上時時

召對因問曰若少從誰學丁以幹對且言其學行

上即遣使驛召至京丁不知也一日 上問丁欲見

汝師乎丁叩頭謝即出與相見授翰林待詔時幹老

矣乞致仕許之曰臣無家矣吳中有故人盛景華願

往依之至吳景華館之家使其子弟從之學一日感

疾謂景華曰吾且與子永訣何以處我曰先生即有

不諱當殯之先人墓側幹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

復歸之也予無歸矣尚何殯為景華謝曰某言過矣

當葬于先人墓側幹曰善沉手稱謝而逝今其冢猶

在盛氏先墓盛子孫歲時祭之

戴元禮

元禮浙之金華人為醫得丹谿之傳洪武中官太醫

院尚書嚴震直病 上語元禮曰好治之不愈且抵

罪應手而愈後 上疾大漸強起坐便殿召諸侍醫

數以用藥無狀賜死謂元禮有仁義特生之令致仕

太宗在潛邸得瘕疾韓公懋治之輒愈俄復發如

是數四公懋曰臣技竭矣元禮富能治之乃召之至

問所用藥公懋以告曰皆是也又問上所嗜曰生
芹曰吾得之矣乃處劑以進是夜上暴下明視之
皆細蝗也蓋食生芹所致耳有妃嗜燒酒患腹痛治
之愈曰十年復發不可為矣十年果卒

王賓

初戴元禮嘗避事吳中為商賈為人治病但疏方而
不處劑往往有奇驗王賓慕其名往謁之一見傾倒
飲酒賦詩問謂元禮曰若賓年亦可學醫乎元禮曰
君家固世醫為之直差易耳然則當從何始元禮亦
不肯輕授漫曰能讀素問難經傷寒論諸書則可遂

別去暮年再至賓復語及醫元禮曰素難諸書已讀
乎曰公第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誦如流雖箋註異
同亦能具述元禮嘆曰奪吾名者此人也終不授以
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貨
獨不能以師禮事我耶賓曰吾春秋已高尚不能誦
節從仕又肯為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其他出有
醫案八冊在几上賓携以去元禮歸驚歎自失賓自
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
歸頗詫其富曰得吾醫耳其弟遂撤其藥獨署外科
曰吾自得之異僧非汝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

東韓叔暘

盛啓東

啓東初從王賓學賓喜之其叔父謂曰汝見汝師用藥亦少留意乎於是密窺之遂善醫嘗治熱病用附子賓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法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卒竟授以書為本縣醫官攝縣以事逮至南京所親吳江梅某者乞與偕行駕幸北京又逮至北謫雲南為吏梅曰若至雲南死矣乃陽為盜其家廟中髹器告之官以為犯禁中遂追還時起壽陵詔免死輸作方上啓東長髯偉貌某侯督役者見而異之曰

有貌如此為小官乎乃以自隨主書筭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于東南主其家甚習嘗病藥之而差至是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乎某太監患臚鼓無能治者亟與俱詣安樂堂見之藥數投而愈 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往觀焉 太宗見之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得良醫而生問為誰曰盛啓東 上曰明與俱來乃以平巾入見遂留御藥房尋授御醫啓東慷慨敢直言嘗值雪霽與韓叔暘俱侍便殿語及白溝河之戰 上曰彼時為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

天命耳 上不懌起視雪啓東曰宜瑞不宜多既退
 叔暘曰 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也啓東曰勿
 憂賞今至矣湏臾賜御膳一筵嘗奕于御藥房 上
 猝至不及屏問曰誰與碁者對曰臣與韓叔暘遂命
 奕于前 上親觀之連勝者三因命賦詩啓東詩有
 曰不才未解神仙着有幸親承 聖主觀叔暘詩不
 成數日賜象牙棋盤并詞一闕碁今留院中 東宮
 妃張氏病經閉不行衆醫以為胎也而又產 上
 謂啓東徃視之既診出言病狀一一如目覩妃遙聞
 之曰有醫如此不早令視我何也出而疏方皆破血

之劑 東宮怒曰旦夕思誕皇孫乃為此劑何也不
 用數日病益急復召診之曰更緩三日不可為矣必
 用臣當如前藥乃鑰之禁中家人惶怖曰死矣或曰
 家且籍沒矣既三日紅槎前呵賞賜甚盛蓋妃服藥
 下血數斗而疾平也既而 上加賜焉曰非為酬醫
 為壓驚也時啓東與袁忠徹俱不為 東宮所喜至
 是自以為可釋矣一日 上謂曰若見吾東宮少避
 之乃知憾猶未平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密曰無傷
 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
 至聞訃乃求官南京太醫院以避禍也 宣宗即位

問左右曰有髯而善醫者為誰今安在曰在南京即
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與偕宿食以來甚寵待之後
以官卒啓東嘗居憂于吳周文襄巡撫江南倉有儲
穀數千使糶之可得千金啓東不受復書曰老當戒
得貧當安分呼蹴之食不敢受也且為詩曰魚龍江
海夢鼠雀稻梁謀文襄得之大慙乃止

王府尹

王府尹忘其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嘗夢人授之書曰
讀吾書可衣緋不讀吾書止衣綠覺而異之他日於
路得一書視之青烏家言也替玩讀久之乃以善地

里聞為鈞州佐時漢王有異志購求之不往曰欲得
予非詔旨不可王以名聞曾 太宗方有事壽陵曰
吾方求其人不得遂召以往今長陵乃其所定也前
有小阜勸 上去之曰恐有妨于皇嗣 上問無後
乎曰非也但自偏出耳 上曰偏出亦可遂不復去
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

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素
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
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 甲間虜至矣問自何

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
閻之對如仲和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即
械之曰今日虜不至皆死乃命苟太監者往哨之日
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
至矣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
中槍而斃虜按兵不動頃之虜衆齊進 上登高望
之謂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少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
其馬足虜稍退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
上欲乘夜旋師二人曰不可明日彼必來輸欵從容
整駕而去明日其酋果詣軍門曰不知乘輿在是賜

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學士曹鼎與隣
時車駕將親征北虜彝叟歸召仲和語之曰胡王兩
尚書率百官諫其可止乎仲和曰無益也紫微垣諸
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
內而後行曰已有旨邲王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
曰 皇嗣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立耳後
皆如其言土木師敗胡騎逼都城城中皆哭仲和登
高望之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
寇今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
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從之求相仲和辭固

請之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以爲妄言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兩人在家正相鬪不解衛士歸視之果然或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云彼問時屋上兩鵲正鬪也其術如此

王振

世言王振之橫也公卿皆拜于其門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宴百官故事宦官雖貴寵不預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復命。上戚然乃命東華特開中門振至問何故曰詔命公由中出振乃曰豈可乎至門外百官皆候振拜振始悅。

陳繼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間詣閣下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信。上甚悅。

薛瑄

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以爲卿佐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宿朝房三楊先過

之不值戒其僕曰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及此太監力也明日朝退復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胡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善召賢至閣下使往告之賢往道三楊意瑄字謂賢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植立振知其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之會百戶楊安者病死妾有殊色振從子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受賄故庇死獄詔會官廷鞫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引嫌辭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不與事是日泣于爨室振問何爲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問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赦之謫戍邊

張益

土木之難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以御史印馬於北畿道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

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一紅沙馬斃矣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初從駕騎紅沙馬云

馬珪

珪浙江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脩寰宇通志珪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啗內閣大臣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其鄉人周某蕭鎡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壻王清商輅舉其姻蔣銘良誠因舉珪及文等敗所舉皆不用珪獨擢爲典籍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

成化二年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珪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淫荒于聲色一旦暴死

倪謙呂原

景泰中選內侍秀慧者四五人讀書於文華殿之側室倪謙呂原寔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書倪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讀又問幾品曰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上再至二人已遷坐於旁

上訝之對以君父所坐臣子不取當 上曰有是乎
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時淮甸大
饑 上於樓橋閣䟽驚曰柰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
王竑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且饑死
吾百姓也

胡濙

濙為禮部尚書時王文威權赫奕忤之者必死吏科
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怒日求其罪不得也會
聰鄉人有事吏部聰以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
文欲因是陷之會官廷議比擬大臣專擅選官罪死

廷臣皆畏文無敢違者公徐謂文曰給事七品官而
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且人
臣以私憾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拂衣而出曰此䟽
吾不與公等自為之遂稱病不朝數日 景帝問胡
尚書安在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之濙曰老臣
無疾前日會議驚悸不寧耳安問何事曰諫官有微
罪而大臣欲殺之此臣所以懼也安以白 上既而
法司以比擬奏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不死鄉
人有不悅公者造帷薄之謗書達於公公若不聞也
他日其人至京謁公公接之如平生歡留之書室偶

翻文卷則其書在焉驚愧而出公亦若不知也

王翱

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遼東還朝贈遺一無所受有中貴人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固辭其人曰我餽公不受鄙我也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納之以綴衣領間卧起自隨雖其內子不知也久之中貴人死其從子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至曰何不買宅以貧無資對曰第買之猶不從乃出其珠授之直可千金云詔為營第於塩山有司承媚多作屋若干楹公悉令撤去曰非詔旨也每退朝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部尚書崔恭為吏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其高亢如此

劉鉉

景皇帝即位楊翥以前邠府長史自吳中來朝主鉉家時翥以舊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以授大璫宋某曰竢有缺言之他日宋病召醫盛叔大治之問其家安在對曰長洲人因問識劉先生乎盛以為劉溥也曰今為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曰上亦知之且用之矣盛退以告鉉因要與俱詣宋鉉謝不往

既而曰 上奚從知我必翦之言也可謂不知我者
時易儲之議漸萌禮部兩侍郎俱缺宋乃出前疏以
白 上上令送內閣曰可用學士為之大學士陳循
等以鉉名進江淵不悅鉉追語內侍曰鉉素不能幹
事不可用乃用編脩薩琦鉉聞淵言曰是最知我者
久之遷國子祭酒及將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言於
鉉曰諸司皆勸進國子監容獨已乎鉉曰國子監諫
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英宗復辟閱諸疏見勸進疏
無國子監名心嘉之問徐有貞曰祭酒何人有貞以
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乃召對文華殿曰卿可遂
傳東官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賜謚文恭弘治間
錄其孫祭今為太常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楊暄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左右同卧起 上復位授錦衣
指揮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于 上出之南京
所部官校皆送至郊共歎其寃而無敢言者時楊暄
尚少獨奮曰我能還之顧吾母老莫為養耳眾曰若
能之我輩為養汝母翼日暄上疏具言達不法事盖
平日達密託暄為之者也 上以示達達出召暄曰
我平日待汝不薄汝何為至此暄知達素忌李賢欲

因是傾之即詭對曰此李閣老使暄爲之耳達喜以其言白上上命會官廷辨至廷暄久不言達嗾使亟言之暄仰言曰賢與我何自相識乃汝使我誣之耳歷歷舉疏中事皆有本末衆驚愕達氣大沮竟以是得罪彬尋召還

李秉

秉巡撫宣府時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治之故事都御史不理獄訟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屬吏也可代問事乎公乃自爲奏劾之其後鵬與楊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嶺外詔旨甚嚴

曰亡則殺之錦衣林千戶者監行二人同手楛朝夕濱死時公巡撫南畿暄咎鵬曰若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顧我乎忽傳呵者至乃公也見二人被楛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等死則已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又有邏卒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害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祈請之林不許力請乃從二人得釋公自解其帶以貽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給飲食二人乃得生全至戍所

王竑

王竑李秉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不妄與人交秉出入閭巷每與人對奕終日無忤竑告人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市井小人親狎何自輕之甚秉聞之曰所謂大臣者詎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各有體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陳文

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景泰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陳文可侍郎王直在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矣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

者爲誰其人安在輅對曰文也今爲雲南布政即召還之爲詹事會學士呂原卒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值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誰當補之曰已於上前舉潛矣翱曰潛固佳然陳文年資已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雖然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上言之何害明日賢見如翱旨上初不聽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若所薦也

錢溥

溥之居與陳文隣也溥嘗教內宮後多顯者每來謁

必招文共飲及英廟不豫中外危疑王倫者溥所
教也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
使人微訶之時倫侍從甚多訶者雜其中倫以爲溥
使溥又以爲倫使兩不疑也坐中因問上不豫
東宮未納妃如之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之倫喜而去
已而內閣撰遺詔大學士李賢方具草文起奪其筆
曰無庸已有草之者賢問何爲文因言溥倫定計將
黜賢以溥代之黜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故四
人俱及於貶

李賢

國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賢者其得君最久亦能展
布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貶
後召還賢且以爲南京祭酒正意弗欲也或讒之云
正曰吾嘗備位館閣謂當還余故處何意見逐邪都
給事中張寧有時名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卿佐
乃皆出之補遠郡守二人自是不振葉盛巡撫廣東
朝士有與不相中者讒之賢謂盛嘗疵短其所爲詩
文因以韓雍代之其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
疏論賢奪情起復賢怒甚欲重貶焉王翱引文彥博
故事勸其上疏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若此倫竟

震澤雜聞 卷四
被黜為市舶提舉

吳惠

惠字孟仁吾鄉東洞庭山人年二十督運至京途中
日哦古詩或言于縣令令異之召為弟子真中宣德
丁未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行人喜言事使占
城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使舒給事者泣不知
所為惠神色不變為文以祭海神風旋止還陞桂林
守義寧峒蠻楊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出兵剿之惠
曰義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
餘人入其洞其山石攢峭如劍戟不能置足獠人騰

為之時 上頗事遊燕泉族父叔大以御醫出入禁
中知其事家讌言毋及之泉即以入疏如造龍船撒
銀豆者數事疏入久不報一日有旨召都御史蕭鎡
至左順門太監舒良王誠皆盛怒曰 上欲取汝首
鎡曰某何罪而至此良曰汝教御史妄言鎡曰御史
以言為職不關白其長令鎡有過御史猶將劾之鎡
能禁之邪取首之言果出于 上乎不然是太監偽
傳詔旨也且禁門何地太監乃背闕而坐吾且以聞
二人愕然乃好謝之鎡出召泉問禁中事密汝何自
知之曰聞之叔大叔大懼欲死而泉自如曰必不至

死重則戍邊耳其疏竟留中久之降旨云御史多浮薄不諳憲體令吏部會都察院考覈臬等八人俱外謫臬得廣西古田典史則猶以翱故也天順初量移四川羅山令都御史曹泰甚禮重之時四川盜起泰因入朝求去位臬上疏言致盜由泰乃欲委之而去可乎泰至吏部時翱為尚書問蜀中官吏之賢者泰首舉臬翱笑曰彼言公短而公乃稱其長可謂無私矣後陞叙州知府卒

躍如飛聞太守至奔告于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曹父母也宜聽吾語因為陳逆順禍福楊泣下留數日歷觀屯堡形勢以數千人衛出境公曰善為之保無後患數人投刃拜而去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峒主為帥藩臬咸允惠惠曰吾當任其咎乃遣使至義寧曉以故群獠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遙拜具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臬司大慚武岡盜計遂沮迄惠在郡無敢騷竊者因囿空虛獄吏

無事陞廣東叅政卒

惠別有日記畧云正統六年七月奉使占城立嗣王十二月某

日發東莞次日過烏猪洋又次日過七洲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猪洋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洋有巨

洲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糜碎舟人不勝恐湏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城外羅洋校杯聖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笳鼓填咽旌麾瞻靄纓衣推髻前後奔馳王乘象迂於國門戴金花冠纏纓珞環帳列戈戟以群象為衛既宣詔王稽首受命上元夜王設宴藝沉香然火樹盛陳樂舞五月六日回洋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港以還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裸袒士著苧衣南阡稻熟北袂猶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之屬其人極弱國中守埤者皆持竹槍夜鼓入更為節

盛景

景啓東之族孫疎放有雋才為御史出巡至通州會都御史王翺召入與同宿察院景不為之下翺使人出外景遽鑰其門不得入翺嘆之 景帝時以災異求言輩類御史以奏稿示之景曰老生常談耳我當

震澤紀聞卷下

王鏊濟之

萬安

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次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類自為黨惟安無所交李泰者中官養子也安專與相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死安無學術既居樞要日以請託取賄為事深結諸閹為內援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為同宗表裏用事人目為二萬每科以門下士為主司皆有關

節子姪甥婿無不登第者與劉翊劉吉同在內閣翊
狂躁吉陰險皆為天下所輕昭德方恣橫好奇玩中
外嗜進者結宦豎進寶貨則降旨與官謂之傳奉以
是府庫空竭爵賞猥濫三人者不出一語正救時有
紙糊三閣老泥墁六尚書之謠安日與翊爭權其門
下士至不得相往來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
翊皆北人為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等為一黨互相傾
詆又以計陷旻逮其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皆
罷去山東人在朝者逐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徽州人
少無行而安與為密選為庶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闈

習為嫖毒之術穢聲彰聞時翊子鉉亦狎一妓潛通
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謗鉉之挾妓也飲于牡丹亭里
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亭記或以
告安遂達于禁廷時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
新事為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索牡丹亭記賓不在
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于上前
上大怒翊用是去位 憲宗旻駕內豎於宮中得䟽
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攜至閣
下出示安曰是大臣所為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
而言官交章劾之有心如九曲黃河面以千層鐵甲

之語時人傳以為笑恩以其疏至内閣令人讀之安
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惶遽
奔出索馬歸第上章乞罷許之初安又在内閣不去
人或微諷之答曰安唯以死報國既黜免猶於道中
夜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安貪賄至鉅萬萬去時遺一
菜甕皆銀也買其宅者於窖中得千金及安死妾媵
子婦懷以奔人家無餘者時優人頗用事當道者或
結之以啓譽人一日優戲
于上前唱曰七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其道曰項
王八千子弟今日七千那一千何處去了應曰往保
國公家做工盖傾保國也又一日進曰天有兩月一
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内有陳鉞外有
王鉞豈非兩月乎
盖皆有陰喚之者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為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
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
其父愛之盡以寶井媵焉孟密以是日富強與木邦
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
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勅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
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為安
撫司宗盡以所侵木邦地畀之而木邦勢寢弱反出
其下雲南之患由此起至今為梗云

懷恩

林俊之劾梁芳繼曉也下之詔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恩爲司禮太監叩頭爭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謂鎮撫司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徑歸卧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午於

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于 上獨馬房傳奉者如故敏詣恩跪白之恩不爲禮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爲我曹壞國法也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一家盡據要地又欲居吾位乎敏素貴驕又老輩也聞其言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死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得之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臣非敢違命懼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

也。以諷兵部尚書俞子俊曰：弟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見則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於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論事者過激，或指中人為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梁芳韋興

初，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圉，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靡。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僅

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竒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皆罄，懸。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興懼，不敢言。芳仰曰：臣為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為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已矣，不與汝計。後人必有與汝計者。上指謂東宮也。芳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為芳謀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長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為然，即言於

昭德使以諷 上上且許之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
恩微示以意思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
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
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昌
曰以懷公之識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
或謂之謀曰易儲當有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
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以上命人賜金一
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劉吉皆嘿不對 上又質責
昌昌無所容屢欲自剄死曾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
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

陛下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
始議爲 東宮選妃不復及易儲事矣

湯鼐

鼐字用之壽州人爲人伉爽豪邁喜爲大言弘治初
以御史出印馬詣內閣會勅時萬安劉吉尹直執政
迎謂鼐曰近者下詔書開言路裏面不欲吾等扶持
言官始加此條耳鼐又欲劾三人而無繇退即上疏
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安等歸過於上
而廷臣以扶持之說其曰裏面者不知何謂謂朝廷
耶謂內臣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冒無耻迷國罔

上之罪疏奏俟命數日未報忽召入諸中官皆在令
跪鼙曰令鼙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鼙始跪
乃宣旨曰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鼙大聲曰臣所言
者乃國家大事何以留中拍地指天曰不出疏且復
上因歷問諸中官姓名曰將併論之中官皆失氣稍
稍引退鼙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自誇其疏印馬所
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出示之既又劾諸大臣時
侍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時望鼙歷詆之宣言
於朝曰吾又將劾某某鼙嘗薦王恕至是亦加貶議
曰我蚤知其如此何用薦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

爲首相深忌鼙日伺其過鼙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
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鼙爲大將
其餘皆有名目憫然以天下爲無人時魏璋爲御史
有名吉使其客徐鵬啗璋曰能去鼙即擢爲都御史
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論鼙狂妄初鼙上疏直
聲動天下壽州守劉槩貽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
將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涉水者濱於危也引
之而上賴公復安矣因餽白金爲壽鼙得書甚悅客
至輒出以示焉璋因以此劾之詔捕鼙與槩俱下獄
時文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衆罪死舉

朝洵洵無敢論捄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恕亦力捄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輒不得與及謝遷在內閣乃得放歸歸家數年踈狂猶故也吉深德魏璋大理丞缺將以璋爲之恕固執不可璋竟外補怏怏發病死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海內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已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

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田以給之溥没未久爭訟紛紜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衮衮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者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

不能無少望 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尚書時
李廣有寵於 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
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
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
濬嫉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兩人
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
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並有公輔之望及
丘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時亦居憂服將闋遂用遷

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寬遂逗留
終不獲用人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
先之爲不安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
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爲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
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
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慙
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
轉臣皆上章求退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整自
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主黨也

葉元

弘治中外戚張氏貴震天下多豪奪民田時高郵有
腴田寺以獻遂遣官校往按之自巡撫以下皆順旨
時元爲揚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從百人擁至元
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其下十餘人繫之獄
同官諫曰禍其至矣元曰吾爲怨若爲德可也同官
乃釋之其後元考績至京以事出張遣官校圍其舍
笞繫其從人有幾死者或謂元盍少避之元曰避將
安往乃逕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祿爲
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敞出問曰若
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爲疏

上聞高祿出罵曰若乃敢與皇親爲敵元不顧敞慰
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吏部馬尚書聞而召
之元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遣人送
之歸曰有官校在若與偕來元至舍則官校悉遁去
矣元乃得免時又有錢某者爲興濟令興濟者 中
官家所在也令初至官閱獄囚問何罪曰皆皇親家
所繫也曰吾縣獄豈皇親家獄乎悉解遣之張家人
群至縣署詬罵令欲縛之乃散去太監李興以 中
官命來督工役行且被旨云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動
其一草一木令已知之興至數日令不往見興大怒

使人捕執令令集民兵數百於門戒曰彼好言若等勿動即欲答我若等亟入奪之無爲所辱乃入見興盛氣待之令從容曰太監當今貴人權傾天下於摧辱一令何有顧事湏明白願卒聞令所以得罪者興愈怒令又言太監左右百人耳余今以千人自從即相擊勝負未可豫言也且中宮旨云不得動一草一木太監治工余治民無事不敢見何用得罪乎興無如之何麾之出竟事不擾民其後有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王曰賢哉令也上亦知若若知其故乎由李興言耳乃知李興猶能不廢公論也

色甚厲時上令左右親信訶視衆相顧未敢發言鏊乃言曰今日之事特爲八人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榮搖首曰王公無多言鏊復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相仍天災地變極矣滿朝大臣抗疏不能去此輩群小天下何由得治良久榮色始降曰公等言是姑退矣王岳范亨徐志三人者皆內侍之良也岳嘗與東廠尤剛厲疾惡是日偕見上言不去八人滿朝洶洶變且作上乃命執以付外岳欲即如詔徐志曰日暮矣願明日爲之岳聚出自李榮榮泄其語于聚於是八人者環泣上前言岳等與大臣通

震澤紀聞 卷下
謀大臣之疏岳等使爲之也是夜有旨出岳等三人于南京八人者咸自署要地瑾司禮監永興丘聚東厥大用西厥尋矯詔追岳等及於臨清岳亨賜自盡笞擊徐志折其臂初中人患言官攻之急或言方今文臣太盛如之何瑾奮曰使瑾入司禮可使科道結舌文臣拱手於是共推瑾典政瑾旣執權日以摧挫縉紳爲事健遷賜罷文等亦旋得罪去又下敕數諸臣之罪以爲黨比罷黜者數十人兩京臺省爲空多遣官校四出訶事郎中張瑋按察副使姚祥尚寶崔齮皆以公事乘肩輿瑾令荷校于道以示衆自後文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淡景泰間自宮入掖庭冒姓劉少狡獪頗識字書畧知古今特利口傷人稱爲利嘴劉成化中好教坊戲劇瑾領其事得幸弘治初擯茂陵司香及東宮立妙選內外侍臣瑾因李廣薦得與其選上即位之初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丘聚魏彬等八人者日侍上游燕太監蕭敬諫曰梓宮在殯鐘鼓之聲日聞于外殆于不可他日內閣將進講有內豎持書投劉健未及視也罷講閱之乃言八人導上游戲大臣胡不諫然莫知所從

來健等因以其書進冀有所感悟 上大怒日究其
主名健等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爲之也於是逐
敬已而言官交章論劾八人 上皆不納及大臣韓
文等伏闕上疏切諫 上驚至泣下不食司禮監官
日至今閣議健與謝遷固爭欲執八人者下之理不
聽乃召諸大臣入時未測 上意諸大臣皆惴恐文
意亦不能無動屬整往內閣問焉健謂整曰吾輩累
日爭之事什八九濟矣語諸公努力無但已也至左
順門太監李榮出宣旨曰卿等勸早朝則從罷宴樂
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長而習焉榮辭

臣少忤意輒械繫之言官論事輒傳旨杖之午門往
往有死者於是口路塞矣瑾怨韓文以微事逮致詔
獄必欲寘之死百寮振恐莫敢爲言一日朝罷有遺
籍于庭言瑾擅威福扶安王偉清慎文等無罪其籍
在御街東疑文臣之爲也自大臣及翰林外皆令跪
赤日中暍死者數人搜索至暮入獄死者又數人卒
無驗 上手其籍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賢吾
今用之於是任瑾之意益專扶安等皆斥南京然文
竟以是得免于死云有孫聰者瑾之姪婿張文冕者
松江人皆故市井無賴張綵者鞏昌人庚戌進士傾

巧善佞瑾悅之自文選郎中一再遷至吏部尚書三人並爲瑾腹心與其密謀楊玉曹雄毛倫等爲之爪牙分布中外李滎雖位在瑾上主畫諾而已旣乃併滎去之瑾遂爲首初天下奏疏入至御前發視無疑者付各部有應處分者送內閣是時上不親萬幾政無巨細悉由瑾專決每即私家與聰文冕等議擬旨付外令吏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白瑾有令日陞遷明日謝禮輕貶逐遭降黜者賄賂旋通又即起用或不由吏部推選徑從內批與官或於別疏批出選法大壞故事京官六年外官三年乃一考察瑾

始令吏部得非時考察因而取賂又以天下巡撫兵備官冗濫罷之增置巡鹽捕盜查盤諸使縱橫四出令閱視庫藏羨餘悉輸京師大半入瑾之家內外諸司以公事差遣及朝覲考績至京者皆令納賄少不如意即中以危法于是天下之貨爭集其門自劉宇以萬金行賂是後皆效之千金者不復留視凡巡撫巡按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曰吾以拯吾死不以爲耻人亦不以爲怪亦有借璫爲名以自封殖者而天下廉耻掃地矣宇及焦芳並阿附用事芳欲進其子黃中宇欲進其子仁乃以擴充政務爲名斥翰

震澤紀原 卷下 一
臣皆調補他官黃中仁因躡等進秩諸嘗於瑾有舊
恩及鄉里媼戚多才次得美遷或自郡守數月而至
尚書前此未有也政令率以己意紛更月異歲改科
禁煩憮吏民搖手觸犯自法司及錦衣獄繫囚常滿
罪無輕重輒被首木編戍死者相望於道刑官持議
少齟齬即得重遣凡文武官有罪則罰米輸邊動至
數百千石邊儲浥爛者皆追逮主守責償往往破家
殺身官校所至邏察大抵誣飾成罪江西俗以龍船
競渡邏者以爲不法遂籍其家都御史錢鉞王嵩通
政強珍尚書秦紘侍郎黃景家俱被籍沒天下人人

震竦縉紳重足屏氣有御史某至淮上索貨自贖不
得自刎死給事中許天錫以言事切直自虞及禍一
夕縊死致仕尚書許進馬文升皆以憂卒劉大夏自
孝宗朝被知遇瑾尤疾之坐以激變土官岑氏將寘
極典有救之者乃得免謫戍寧夏平江伯陳熊廉靖
自守瑾誣以賊罪罪至死奪其誥券戍海南自餘大
臣以非罪黜免且死者甚衆江西寧王府護衛先朝
削去瑾受其重賂聽令復舊實階反逆之禍瑾欲重
中人之權勅令鎮守者得受訟理政所在放恣貪殘
加以官吏承風上下漁奪民不堪命盜賊始起韓福

者陝人奴事瑾驟歷華要嘗賑濟湖廣侵盜銀累巨萬以奉瑾福所得亦不貲瑾又以按屯田爲名遣福等詣各邊丈量起科侵削誅求急疾如火於是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逐守臣繼而寧夏指揮何錦等推安化王寘鐸爲主殺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李增及勘官大理少卿周東移檄數瑾罪惡瑾匿不以聞然亦惶遽錯愕乃始從諸司議下赦寬恤中外人心稍安命張永督師討之未至而何錦等就擒瑾復侈然自肆方以出奇制勝爲已功諛者從臾之云且有異典之封又以赦文非出已意一切欲反

之時馬永成等皆瑾故等夷以瑾專恣積不能平而張永尤與瑾不相中瑾特忌之永旋師上迎之東華門覺其色慘沮慰勞備至是日設宴永與馬永成奔入內見上而泣因出疏于懷極論其罪上猶未信曰若等罷矣且飲酒永曰永離此一步不復得見陛下矣瑾必殺臣上問何爲永言瑾欲取天下上曰任彼取之永曰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上悟乃命罷宴是夜上與永等掩至其家瑾出迎上怒罵曰奴乃欲反耶瑾猶以爲戲上拳之蹴之永等陽勸解乃縛之明日始暴其罪中外且驚且喜

詔降為奉御安置鳳陽搜其家得偽造符璽及衣甲
 弓弩諸反具命廷臣會鞫于午門瑾大言曰滿朝公
 卿皆出吾門誰敢問者眾聞之為辟易駙馬都尉蔡
 震獨曰吾得問汝吾不出汝門也瑾曰汝不嘗為我
 罷領將軍乎故事上直諸將軍以駙馬都尉一人領之震曰此樊凱非我
 也使人批其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且汝
 藏甲將何為曰吾以衛上也震曰然則何不貯之
 公所而藏之私家乎瑾語塞初瑾聞鳳陽之命曰猶
 不失為官太監也及見獄詞押字乃始驚泣問于市
 三日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

其肉啖之曰是天下始有更生之望而山東河南北

楚蜀群盜縱橫皆瑾之餘烈也籍其家得金寶巨萬

萬其黨與皆伏誅初瑾雖暴橫然猶貌敬正士聞善

屏逐殆盡群小諛佞惟其所為瑾見中外無敢逆者

於是始有邪謀矣張綵之昵於瑾也言無不從瑾嘗

與綵語忽泣然垂泣曰始余與永成等八人患外臣

之籍吾輩也推余始當之余以身徇天下摧折文臣

志亦遂矣今諸人晏然饗其成而天下之怨皆集于

余余未知所稅駕也柰何綵曰無傷也因辟左右言

今上未有儲嗣勢必宗室代立若立長且賢則公

受禍矣不如援立幼弱者嗣位之後惟公所為則可

長保富貴復何慮哉瑾大以為然自是數召與語一

日忽變計曰無以宗室為也吾欲自立耳綵不可瑾

怒以茗盃擲其面曰汝不從今先斬汝首矣綵懼從

之於是定計以毛倫等為外應期某日舉事綵曰不

如十五日良會張永旋師至涿州將入見瑾傳詔托

以日不吉令至十六日入欲俟僭位併擒之也有李

震釋已聞

示

千戶者知其謀奔告于永永曰事急矣不待召而入
遂發其事瑾被刑之日猶曰誤我者張綵也此說未
悉虛實又瑾出入雖冬月猶持團扇以貂皮飾之或
謂中藏利刃將以謀大逆也亦畧見於瑾獄詞云

趙風子

趙風子者名鏖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群盜
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率眾萬餘攻掠文安鏖與家人
避賊立水中賊劫其妻將污之鏖與之鬪傷二賊為
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為盜久之劉六等議中分其眾
鏖與楊虎邢老虎劉三為偶推虎為主遂破興濟攻
滄州不克破東光擒其縣令已而釋之都御史馬中
錫邊憲遣人招之不聽掠轉劫濟寧張秋新河南官

棗強諸縣至景州遇總兵馮安軍與戰其眾被擒斬
千餘人奔至小灘河又遇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
人擒其指揮趙文翌日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瑾
軍敗之得其神器甲冑百餘及蟒龍衣楊虎因自衣
之往來濟南東昌兗州登萊諸郡縣所過焚劫及妻
略婦女不可勝計群盜管四馬武張通等皆來歸附
其勢益熾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至宿遷淮安太
守劉祥率兵與戰而潰溺水死者無筭祥亦被擒旋
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縣知縣陳伯
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不

屈劉三欲殺之。鑄勸止，乃捨之。又攻虹永城、夏邑、盧城諸縣，擒虞城縣令，釋之。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軍千人，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州官軍對岸立營，楊虎不勝，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鑄等乃立劉三爲首，更名劉惠，由龍江渡河至太和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以五百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得甲冑槍刀二千餘，神器七十餘。攻沈丘縣，縣先塞其城，鑄等抉破之而入，殺都司王保及軍

民千餘人。官吏望風逃散，又破鹿邑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請爲劉三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仕率生員耆老具金銀器綵幣饋賊，求免攻劫，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鑄見勢日盛，與陳翰、竈龍謀，兵無主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師，鑄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陳潮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各有名號，分二十八營，以應列宿。各樹大旗爲號，又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

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脩理道路橋梁
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攻
上蔡縣知縣霍恩指揮李拒守賊破其城斬霍知
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
拒敵被擒罵不絕口賊支解之破舞陽縣劫庫釋囚
中有僧德靜自言為唐王宮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
擒其縣令學官釋之為衆賊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
及馬乃歛兵而過攻鈞州不下陳翰聲言欲屠城鎡
以故馬尚書家在圍中去之至邠城將入民獻馬乃
止破寶豐縣僉事孫磐遣人齎黃榜招撫之鎡復書

云群姦在朝舞弄威權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
老乞皇上獨斷梟群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
謝群姦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
者鎡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采御史任
及城中男女數千人唐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
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西門立營閱視其衆至十三
萬五千分兵轉掠襄陽樊城隨州新野攻唐縣城積
二十八日不下邢老虎病死鎡等聞援兵將至乃舍
之而去破泌陽及確山遂平諸縣至西平縣與官軍
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至鄆陵破其城轉掠滎

震澤紀聞 卷下
陽汜水鞏縣至偃師遇姚總兵軍夾河而陣鏖帥衆
過之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
林官軍迎戰賊大敗總兵馮禎亦爲賊所殺至汝寧
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分
布追襲過河賊黨晝夜奔走於道散亡者甚衆至六
安州官軍追至賊衆被殺數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
四千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往商城鏖意
欲遁還文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來歸遂至
潁州楊虎故所部迪郎者亦以二千餘人歸之至鳳
陽投書於叢都御史約歸欵不果遂自宿州至徐州

復還商城固始屢與官軍戰皆敗餘黨分迸入湖廣
河南境上多被擒殺陳翰降於仇總兵劉三被射死
鏖知事不成逃至應山縣奪一僧度牒自髡其髮欲
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伏誅

李東陽

東陽其先湖廣之茶陵人以戎籍隸京師生有異質
五六歲即能運筆作大字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至
文華殿給紙筆觀其書令入順天府學肄業中甲申
進士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字畫道美詩詞清麗盛
有時名作爲詩文殆遍天下然以貌寢好詼諧不爲

時宰所重，歷官侍講學士，年資寔深。吏部擬陞禮部侍郎，詔不用。時陸簡、張昇皆以淹滯求進甚急，於是三人合謀，自內傳旨各進官。東陽特管誥勅，誥勅官自二王後久不設，至是復為東陽設，蓋為入閣之階。云歲乙卯，遂與謝遷同被命入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脩會典、通鑑纂要義例亦多所裁定。東陽以文學負大名，性善因事彌縫，將順又能以術牢籠士類，使出門下。士之有才藝而好名者多歸之。朝有美政則為揚於外，曰非西涯不能為；有不當則曰西涯爭之不能得。西涯者東陽別號正德初，諸大臣叩闕欲去，嬖倖入

人中官以。上命日至閣議可否，劉謝爭之，彊忤旨皆去位。而東陽噤無一言，遂獨被留。劉瑾初得政亦不滿之，必欲其去。鰲等固留之，乃止。瑾猶不能平，乃出其所脩纂要示朝臣，曰：惡用是為！當時執政欲援引私人，假此為名耳。又屬文華殿侍直諸人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曰：吾智力俱竭矣！謀之焦芳，芳為言於張綵，綵為納款于瑾，稍得自安。自是一意奉瑾，每四方奏疏入，將批答必先問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難處者，令堂後官抱至河下問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旨然後下筆。於是公大悅焉。瑾每有疏，東陽輒優為

東漢紀 卷下
答詔最後有曰且將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鑿去位東陽留自若瑾敗亦自若於是始不爲公論所容初管誥勅其鄉人大理評事李承芳者怒其進不以正誓不復登其門及是南京吏部侍郎羅玘其所取士也曰吾不復爲公門下士矣貽之書畧曰大事旣無所措手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勸公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詎百世之後史冊書之此輩能救之乎宜深思鄙言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玘門墻之籍東陽得書甚慙然猶不退御史張芹劾之曰使逆瑾事成則傳

位之詔當出諸懷中矣有無名子投之詩云日暮湘

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鷓鴣言行不得子一日規言不如歸去

內豎有求不遂至閣中大詬曰汝欺人多矣汝每稱病求退必先乞哀於中得旨不允明日上不我聽也此路人所知將誰欺乎愧無所容始求去云及卒時適楊一清在內閣其所厚也諸門下士又爲營幹得謚文正好事者爲之詩有大風吹到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之句

焦芳

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申進士時大學士李賢以同

鄉故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厮役，同列耻之時。翰林皆以才華自標顯，獨芳以不學居其間，未嘗賦一詩，綴一文，而猜狠無賴，衆皆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進講讀學士，或言于萬安曰：「不學如芳，將以爲學士乎？」安曰：「事那可，知芳聞之曰：『是必彭華有間于予也。』他日不爲學士，我將刺華于長安道上，安不得已，亦陞爲侍講學士，初脩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蓋華等數人爲之，芳耻不與，每指摘其疵，嘗言于講筵曰：『某當作某，蓋當時脩書考之誤意，以中傷華。』華聞之不平，及尹龍敗事，連芳貶桂陽州同知，芳以爲華與

安爲之也，銜之入骨。陞四川提學僉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復入翰林，時執政皆畏之，不得已，陞爲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會南京祭酒李傑服闋，徐溥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翰林佚早而妄，既出不可復入，入則加于衆上，衆且怨之。」溥不聽，健曰：「芳日夜伺此，又矣。」公今日既援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既入，芳兼程而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猶以爲淹滯，日怨健於衆中，嫚罵之。尚書傅瀚在禮部，芳遇文書行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去之，瀚怒，發病卒。俄改吏部，馬文升爲尚書，時稱老臣，亦被其侮，姍陰結言

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已上者正德初言者劾禮部侍郎王華薦芳與梁儲可大用由芳嗾之也華庶得其事而折之遂相與爲怨初芳力求入閣謝遷輒抑之於是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則罵之以遷及彭華故也戶部尚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集廷臣議僉謂理財無上策惟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財用朝廷以四海之富安得靳費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獨勸上節儉乎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及文升去位遂以芳代之會中官八人

導上爲戲樂給事中劉蔭陶諧皆上疏極諫鑿與戶部尚書韓文善間謂文曰彼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此吾心也然疏必吏部爲首乃以告芳芳曰我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諫非吾事文知其意曰文自爲之及疏上有詔召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自當之至門下噤不出一言私語內豎曰疏皆文主之余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批答不能一措辭惟以口詈傷人與劉瑾相結表裡爲姦察瑾所欲爲先意迎合凡四方有請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

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為京官皆芳志也又之瑾見芳大通賄賂始悟其姦曰誤我者斯人也乃斥之令致仕去瑾敗張綵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黃中亦傲狠不學舉戊辰進士芳必欲寘之一甲鏊不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矣嘗言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為相且為圖以進瑾然之始不悅南士芳不獨黨于其鄉凡聞一北人進喜見于色一南人退亦喜見于色至論古人出于北者譽之不容口出于南者則詆毀之其為史下筆惟其喜怒為褒貶又自負以為直嘗為李東陽曰當今朝臣公

直惟予一人聞者咲之芳出京治裝盜窺其重載盡劫以去及家居治第宏麗勞被數省積財如山盜起山東河南至泌陽縱火焚其廬掘其先人塚墓積骸燒之淆以死盜骨曰使無擇焉發其地窖什其墻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死也呼於市曰吾非反者吾恨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為亂欲誅之以謝天下而未能也然老賊予亦已屈辱之少泄吾憤而小賊逋誅獨為是介介耳瑾之從子夫者死亦曰吾死固當但吾家所行始由焦芳後由張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晏然無事何也

紀異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因撼動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衝之其火四散闔寨槍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槍上有火

山東秦始皇廟鍾鼓夜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直隸順德涿州滄州河間有素色赤黑或如犬或如猫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頰或嚙人

手足逐之不見踪跡

善謔

東陽性善謔同年有陳太常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為也罷先生陳語好訛每一語訛則藉記之積以成秩朝士有訛語亦附錄焉名曰淵源錄

朴者則曰淵源錄中人也以淵呼之有一語訛則曰又增一條一事訛則又曰

閩人呼咨為

猪翁世資為尚書屬官稟工部送一咨來世資以為猪也曰厚禮聞者大咲東陽因是呼倪瞬咨為厚禮河南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為驢作詩云振振馬

公吁嗟驢方、通政使仲蘭善游說、稱爲仲游、後遂稱
曰子路、其同年日以此相呼、人亦不以爲忤、

